

一 1727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统治

1.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管辖

《北史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铁勒之先，匈奴之苗裔也。种类最多，自西海之东，依山据谷，往往不绝。独洛河北，有仆骨、同罗、韦纥、拔也古、覆罗，并号俟斤，蒙陈、吐如纥、斯结、浑、斛薛等诸姓，胜兵可二万。伊吾以西，焉耆之北，傍白山，则有契弊、薄落职、乙啜、苏婆、那曷、乌护、纥骨、也啜、于尼护等，胜兵可二万。金山西南，有薛延陀、啞勒儿、十槃、达契等，一万余兵。康国北，傍阿得水，则有诃咥、曷戛、拨忽、比干、具海、曷比悉、何嵯苏、拔也末、渴达等，有三万许兵。得崑海东西，有苏路羯、三素咽、篋促、萨忽等诸姓，八千余。拂菻东，则有恩屈、阿兰、北褥、九离、伏啞昏等，近二万人。北海南，则都波等。虽姓氏各别，总谓为铁勒。并无君长，分属东西两突厥。居无恒所，随水草流移。人性凶忍，善于骑射，贪婪尤甚，以寇抄为生。近西边者，颇为艺植，多牛而少马。

自突厥有国，东西征讨，皆资其用，以制北荒。开皇末，晋王广北征，纳后入，破步迦可汗，铁勒于是分散。大业元年，突

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，厚税敛其物，又猜忌薛延陀等，恐为变，遂集其魁帅数百人，尽诛之。由是一时反叛，拒处罗。遂立俟利发、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，居贪汗山；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子也啜为小可汗。处罗既败，莫何可汗始大。莫何勇毅绝伦，甚得众心，为邻国所惮，伊吾、高昌、焉耆诸国悉附之。

其俗大抵与突厥同。唯丈夫婚毕，便就妻家，待产乳男女，然后归舍；死者埋殡之：此其异也。大业三年，遣使贡方物，自是不绝云。

（《北史》，第 99 卷，《铁勒》）

《通典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都波者，铁勒别种。南去回纥十三日行。分为三部，自相统摄。结草为庐，无牛羊，不知耕稼。土多百合草，取其根以为粮，兼捕鱼射猎为食，而衣貂、鹿之皮，贫者缉鸟羽以为服。婚姻，富者以马，贫用鹿皮及草根为聘礼。死亡以木柜盛尸，置山中，或悬于树上，送葬哭泣略与突厥类。莫知四时之侯。国无刑罚，偷盗信征其赃。大唐贞观二十一年，遣使朝贡。

（杜佑：《通典》，第 199 卷，《边防》十五）

《新唐书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回纥，其先匈奴也，俗多乘高轮车，元魏时亦号高车部，或曰靺鞨，讹为铁勒。其部落曰袁纥、薛延陀、契苾羽、都播、骨利干、多览葛、仆骨、拔野古、同罗、浑、思结、斛薛、奚结、阿跌、白雪，凡十有五种，皆散处碛北。

◆ ◆ ◆ ◆ ◆

都播，亦曰都波，其地北濒小海，西坚昆，南回纥，分三部，

皆自统制。其俗无岁时。结草为庐。无畜牧，不知稼穡，土多百合草，掇其根以饭，捕鱼、鸟、兽食之。衣貂鹿皮，贫者缉鸟羽为服。其昏姻，富者纳马，贫者效鹿皮草根。死以木槨敛置山中，或系于树，送葬哭泣，与突厥同。无刑罚，盗者倍输其赃。贞观二十一年，因骨利干入朝，亦以使通中国。

黠戛斯，古坚昆国也。地当伊吾之西，焉耆北，白山之旁。或曰居勿，曰结骨。其种杂丁零，乃匈奴西鄙也。……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，曰都播、弥列、哥饿支，其酋长皆为頡斤。桦皮覆室，多善马，俗乘木马驰冰上，以板藉足，屈木支腋，蹴辄百步，势迅激。夜钞盗，昼伏匿，坚昆之人得以役属之。坚昆，本强国也，地与突厥等，突厥以女妻其酋豪，东至骨利干，南吐蕃，西南葛逻禄。始隶薛延陀，延陀以頡利发一人监国。……贞观二十二年，闻铁勒等已入臣，即遣使者献方物，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身入朝，太宗劳享之，……帝以其地为坚昆府，拜俟利发左屯卫大将军，即为都督，隶燕然都护。

（《新唐书》，第 217 卷，《回鹘传》）

《太平寰宇记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铁勒之先，匈奴之苗裔也，种类最多，自西河之东，依据山谷，往往不绝。独洛河北有仆骨、同罗、韦纥、拔也古……北海南则有都波等，虽姓氏各别，总谓为铁勒，并有君长，分属东西两突厥。随水草流移，人性凶恶，善于骑射，贪婪尤甚，以寇掠为生。近西者颇为艺植，多牛羊而少马。自突厥国，有东西征讨，皆资其用，以制北荒。……其俗大抵与突厥同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，待产乳男女然后归，此其异也。唐史云：武德初，有薛延陀、契苾、回纥、都播、骨利干、多览葛、仆骨、拔野古、同罗、

浑部、思结、斛薛、奚结、阿跌、白霄等散在碛北，铁勒部内之诸部也。贞观二十年，既破延陀，太宗幸灵州，次泾阳县，铁勒拔野古、同罗、仆骨、都波、多滥葛、思结、阿跌、契丹、奚、浑、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贡献，因奏：延陀可汗不事大国，暴虐无道，不能与奴为主，以自死败，部落鸟散，不知所之。奴等各有分地，不能逐延陀去也，归命天子，愿赐哀怜，乞置汉官，养育奴等。太宗既已破延陀，欲遂空漠廷，见其使甚悦，遣黄门侍郎褚遂良引于县廨，浮觴积馘以礼之，异日召铁勒等入行宫，张乐以宴之，拜为郎将及昭武校尉等官。……

（《太平寰宇记》，第 198 卷，《铁勒》）

《蒙古秘史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卯年命拙赤将右手军，征森林百姓。不合为向导而去。斡亦剌惕之忽都合别乞先于万斡亦剌惕来降，来而引拙赤，入其万斡亦剌惕之失黑失惕之地矣。拙赤受斡亦剌惕，不里牙惕，巴儿浑，兀儿速惕，合卜合纳思，康合思，秃巴思等（部）之降，乃至万乞儿吉思（之地），则诸乞儿吉思之官……来降，将白海青之属，白马之属，黑貂之属来谒拙赤矣。

（道润梯步著：《新译简注〈蒙古秘史〉》，第 269 页）

《元史》关于唐努乌梁海的记载

敕徙镇海……谦谦州诸色匠户于中都，给银万五千两为行费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6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二年春正月癸酉）

賑欠州人匠贫乏者米五千九百九十九石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6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六年二月丁酉）

徙谦州甲匠于松山，给牛具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7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七年六月丁亥）

谦州织工百四十二户贫甚，以粟给之，其所需妻子官与赎还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1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十八年六月丙寅）

赐谦州屯田军人钞币、衣裘等物，及给农具渔具。偿站匠等助军羊马价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1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十八年闰八月壬戌）

给欠州屯田军衣服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2 卷，《世祖纪》，至元十九年十一月甲子）

欠州武器局，秩从五品。大使、副使各一员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90 卷，《百官志》）

二十九年秋，略地金山，获海都之户三千余还至和林。有诏进取乞里吉思。三十年春，师次欠河，冰行数日，始至其境，尽收其五部之众，屯兵守之。奏功，加龙虎卫上将军，仍给行枢密院印。海都闻取乞里吉思，引兵至欠河，复败之，擒其将孛罗察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28 卷，《土土哈传》）

刘好礼字敬之，汴梁祥符人。……好礼幼有志，知读书，通国言，宪宗时廉访府辟为参议。……七年，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，以比古之都护，治益兰。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，民俗不知陶冶，水无舟航。好礼请工匠于朝，以教其民，迄今称便。或言榷盐酒可以佐经费，好礼曰“朝廷设官要荒，务以绥远，宁欲夺其利耶！”言者惭服。

十年，北方诸王叛，执好礼军中，几死，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，释之。十六年春，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曰：“皇帝疑我，致有今日。”好礼曰：“不疑。果疑王，召王至京师，肯还之耶？”十七年春，好礼率众走别部，守阨以待兵至。遇叛王军，迫好礼西踰雪峨岭。好礼自度，踰是则无望其还，遂以衣服赂叛王千户，始获东出铁壁山口，间道南走数日，从者继至且千人。……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67 卷，《刘好礼传》）

贾塔刺浑，冀州人。太祖用兵中原，募能用炮者籍为兵，授塔刺浑四路总押，佩金符以将之。及攻益都，下之，加龙虎卫上将军、行元帅左监军，便宜行事。师还，驻谦谦州，即古乌孙国也。岁己丑，将所部及契丹、女直、唐兀、汉兵，攻斡脱刺儿城。……十六年，卒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51 卷，《贾塔刺浑传》）

伯八，……父脱伦阁里必，扈从太祖征西域，累立奇功。

世祖即位，以伯八旧臣子孙，擢为万户，命领诸部军马屯守欠欠州。至元十二年，亲王昔列吉、脱铁木儿叛，奔海都。伯八以闻，且愿提兵往讨之，未得命，为彼所袭，死焉。

（《元史》，第 193 卷，《伯八传》）

吉利吉思、撼合纳、谦州、益兰州等处。吉利吉思者，初以汉地女四十人，与乌斯之男结婚，取此义以名其地。南去大都万余里。相传乃满部始居此，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。其境长一千四百里，广半之，谦河经其中，西北流。又西南有水曰阿浦，东北有水曰玉须，皆巨浸也，会于谦，而注于（昂）〔昂〕可刺河，北入于海。俗与诸国异。其语言则〔与〕畏吾儿同。庐帐而居，随水草畜牧，颇知田作，遇雪则跨木马逐猎。土产名马、白黑海东

青。(昂)〔昂〕可刺者，因水为名，附庸于吉利吉思，去大都二万五千余里。其语言与吉利吉思特异。昼长夜短，日没时炙羊肋熟，东方已曙矣，即唐史所载骨利(斡)〔干〕国也。乌斯亦因水为名，在吉利吉思东，谦河之北。其俗每岁六月上旬，刑白马牛羊，洒马湫，咸就乌斯沐涟以祭河神，谓其始祖所从出故也。撼合纳犹言布囊也，盖口小腹巨，地形类此，因以为名。在乌斯东，谦河之源所从出也。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，山水林樾，险阻为甚，野兽多而畜字少。贫民无恒产者，皆以桦皮作庐帐，以白鹿负其行装，取鹿乳，采松实，及 麓山丹、芍药等根为食。冬月亦乘木马出猎。谦州亦以河为名，去大都九千里，在吉利吉思东南，谦河西南，唐麓岭之北。居民数千家，悉蒙古、回纥人。有工匠数局，盖国初所徙汉人也。地沃衍宜稼，夏种秋成，不烦耘耔。或云汪罕始居此地。益兰者，蛇之称也。初，州境山中居人，见一巨蛇，长数十步，从穴中出饮河水，腥闻数里，因以名州。至元七年，诏遣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，即于此州修库稟，置传舍，以为治所。先是，数部民俗，皆以杞柳为杯皿，剡木为槽以济水，不解铸作农器，好礼闻诸朝，乃遣工匠，教为陶冶舟楫，土人便之。

(《元史》。第 63 卷，《地理志·六》)

2. 唐努乌梁海归顺清朝

康熙帝命增给博贝兵丁以招抚乌梁海

1715 年 7 月 30 日(康熙五十四年七月一日)

上谕议政大臣等曰：近和托辉特公博贝奏请招抚乌梁海及策妄阿喇布坦所属厄鲁特、都尔伯特丹津一千户人，若伊等抗拒不服，即行攻取等语。似此动作以张声势，甚是。其间设有不睦，致相仇敌，闻博贝之兵前往，以为大将军至，纷纷扰乱，便不得彼

真信，虽策妄阿喇布坦兵来救援，地方亦远，更有阿尔台岭之雪拦阻，不能前进矣。又据博贝奏：臣有兵一千五百，度已足用，若圣意以为尚应添兵，则有根敦扎萨克罗卜藏所属翁牛特兵、扎萨克济纳米达兵、扎萨克台吉阿里雅兵，俱善于攻战，可以破敌，将此三扎萨克兵添给足矣。著照博贝所请。将三扎萨克兵添给博贝，带领前去。遣人往乌梁海处，以好言招抚，若不归顺，逃入树林深密处，亦无关紧要，相机行事可也。至都尔伯特丹津处，应再探其情实，或抚或剿。博贝领兵前往时，若有策妄阿喇布坦兵向我喀尔喀直冲前来，即著尾其后以牵制之。都尔伯特丹津与厄鲁特散秩大臣策凌为弟兄，可令策凌遣一亲信人，写给书信。尔等将现在所议之事发与博贝，或派章京，或笔帖式，飞驰前往，并带车领人同去，即随博贝兵一齐进发。

（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前编，第2卷，第21～22页）

大学士松柱奏乌梁海头目和尔罗迈归顺

1715年10月13日（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）

康熙五十四年乙未，九月十七日己酉。

大学士松柱又奏曰：三等侍卫达席、主事巴尔赛等报称，和拖惠特公宝贝^①领兵招抚乌里扬海^②事情，臣同议政大臣会议。议政诸大臣奏称，四年前乌里扬海头目和尔罗迈^③被我巡哨人拿住，皇上宽恩不杀，又给重赏遣回，感戴皇恩，早欲投顺。但伊等妻子艰于携带，诚恐厄鲁特追赶，所以不曾来归。顷闻泽旺阿喇布坦侵犯哈密之信，遣伊子胡洛虎纳等，输诚来奏。伊子未回之前，我军即至，彼知皇上发兵是实，即时归顺。此虽因宝贝公往彼之

① 清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作：和托挥特·公·博贝。

② 乌里扬海，即乌梁海，清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作吴梁海。

③ 和尔罗迈。清《圣祖仁皇帝实录》作和罗尔迈。

便来归，实皆皇上之恩，沦肌浃髓；故不发一矢，而乌里扬海即行归顺也。

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》，

第 1 编，下册，第 361 页）

康熙帝论乌梁海归顺

1715 年 10 月 13 日（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七日）

和托辉特公博贝疏报：所招抚乌梁海悉归顺。

大学士等奏曰：四年前，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为我哨兵擒获，皇上有之而不杀，且重赏遣还，以此感恩，早欲来归，特以携持妻子不便，恐为厄鲁特所追，迟迟至今耳。顷闻策妄阿喇布坦兵犯哈密，即先遣其子胡洛虎纳等来输诚，适博贝军至乌梁海，举部归顺。此皆由皇上之恩沦肌浃髓，故不发一矢而远人向化如此。

上曰：前吴三桂遣獐獐数万到平凉，助王辅臣与我军对敌，后来归顺，诸大臣皆欲杀之，朕谓：何以杀为？归顺，即良民矣。悉加恩宥，发回原籍。后进四川，至保宁，贼又欲率伊等与我军对敌，獐獐头目陆道清云：我等虽无知识，前蒙圣主不杀之恩，岂忍对敌，即登山去。平贼之后，伊等方下山，引导我军，极其效力。再，攻取尼布楚雅克萨城之时，俄罗斯数千人，诸大臣亦欲尽杀之，朕从宽遣回，西洋国闻之，皆云：攻其城而遣回其人，亘古未有。今乌梁海归顺，固自然之理也。

（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，前编，第 3 卷，第 2～3 页）

雍正帝谕乌梁海借饷不必扣还

1724 年 1 月 27 日（雍正二年一月二日）

谕理藩院：朕问贝勒博贝管辖之吴梁海人民近时何以资生，据奏：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两，买牲分给，各得

产业，今胜于昔，其所借饷银，伊将俸银逐年抵补等语。朕思博贝历年宣力，勋绩卓然，且吴梁海等众均系朕之百姓，岂有养育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！所借银两不必扣还。着行文将军祁里德知之。

（《清世宗实录》，第 15 卷，第 1~2 页）

雍正帝敕谕准噶尔首领策妄阿喇布坦

1725 年 5 月 23 日（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）

遣内阁学士众佛保、副都统查史等往准噶尔敕谕准噶尔台吉策妄阿喇布坦：……朕去岁遣使与尔定义疆界，大概以阿尔泰山岭为界，原未实指地名，今尔奏称以唐奴山阴之克木可穆齐克地方为词，又有哈噶斯地方系喀尔喀厄鲁特之界、哲尔格西拉胡鲁苏地方系会集之所、哈济尔地方系索林齐居住等语，此尔但陈奏其故，并未执意争求，应无庸议外，今姑以科布多、乌兰古木等处言之：喀尔喀、厄鲁特未构兵时，原混杂住牧，今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泰山岭，筑城种地，自唐奴山阴之克木可穆齐克至博木地方，见有车零旺布、博贝吴梁海居住，今定疆界，自红郭垒至阿尔泰哈道里岭此千里内，所有巴斯库斯、索罗斯、毕汉、哈屯、阿尔古特、阿尔坦脑儿等处，为尔疆界；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，为我疆界。……朕为元后，统一寰宇，尔所请可行，无不俞允，岂为曩尔废地，致后争论！不过欲明疆界、永结和好耳。……特谕。

（《清世宗实录》，第 31 卷，第 11~13 页）

雍正帝命拨兵驻扎唐努山前特斯等处 保护唐努乌梁海

1726 年 4 月 10 日（雍正四年三月九日）

上谕议政王大臣等曰：据遣往策妄阿喇布坦处众佛保等奏称，策妄阿喇布坦以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地方原系伊所属，被丹津喇卜坦侵占，仍欲得此地方等语。今不令策妄阿喇布坦来使入内地，即于巴里坤地方遣回，恐策妄阿喇布坦乘此时发兵，侵扰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。现今我满洲、蒙古兵丁在茂岱、察罕度尔、扎克拜达里克驻扎，著前锋统领丁寿带满洲兵五百名、蒙古兵五百名，副将军、贝勒博贝带喀尔喀兵一千名，前往唐努山前之特斯等形胜地方驻扎，于克木克木齐克居住之策凌旺布、乌梁海居住之博贝处，不时侦探。若策妄阿喇布坦侵犯乌梁海等处，贼兵若少，即袭击之；如贼势众，断不可轻进。著将军穆克登，副将军丹津多尔济、策凌、博贝等，应于何处防守预备，定义奏闻。

（《平定准噶尔方略》，前编，第 16 卷，第 20～24 页）

雍正帝谕著王大臣会议乌梁海 防预鄂罗斯等侵犯事

1726 年 4 月 11 日（雍正四年三月十日）

雍正四年岁次丙午三月初十日壬寅。

上诣恩佑寺。行礼毕，回宫。奉上谕：

朕昨为乌梁海人等降旨，虽已发兵驻防预备，又详思克木克

木齐克^①所有乌梁海人等，俱系策伶妄布^②、博贝等之人。其我兵收来交与博贝于公处看养之科罗尔卖等，俱系在喀尔喀边外树内打牲为生之人，而与策妄阿喇布坦之乌梁海接壤；且不惟与策妄阿喇布坦相近，而与鄂罗斯连界而居。伊等若得度日从容，税敛轻薄，乃为有益。但树内居民并无知识，恐一旦为策妄阿喇布坦诱去，或被掳掠，俱未可定。倘遇策妄阿喇布坦侵害伊等，即与侵犯王、贝勒之部落相同，置之不问可乎？凡此皆不可不为永远之计也。

观策妄阿喇布坦此番将乌梁海等念念不忘，将来未必无乘间侵犯之事。朕意今兹夏月，我师现在忒斯等处游牧，保护乌梁海等，乘此遣一大臣同王策伶妄布、贝勒博贝往乌梁海，或亲至克木克木齐克地方，或不便远行，于近乌梁海之汤努、忒斯等处，齐集伊等为首之人，告以圣主施恩赏赐，为尔等生计裨益，特命我等前来传旨晓谕。

尔乌梁海人等世居树内，以打牲为生，谁强则被谁据，遂纳贡赋。今尔等既纳贡于王、贝勒等，即为朕之属国矣。所居于鄂罗斯、策妄阿喇布坦之边界甚近。据今差往使臣回奏，策妄阿喇布坦执言，在克木克木齐克处之乌梁海人等，俱是伊属，甚恨尔等等语。恐将来侵害尔等，故特遣大臣传谕，预为防备；且为尔等生计，施恩赏赐。尔等嗣后但各固守远哨地方，悉心提防策妄阿喇布坦及策妄阿喇布坦之乌梁海等处。尔等接壤而居，可不时探听。

再，鄂罗斯亦与尔等甚近，倘鄂罗斯等入尔边内，有造房种地之事，一遇有信，报我汛界，转报将军等。即使策妄阿喇布坦差人侵害尔等，我处将军预先得信，可以发兵救助。倘仓卒间策

^①克木克木齐克，亦作可木可穆齐克。

^②策伶妄布，亦作车零旺布。

妄阿喇布坦以大势加尔等而来，尔等岂能当之？即可带子女牲畜暂移入我边内游牧。若来人不多，尔等酌量己力，即整众殄灭之。今若不预为防备，稍有疏忽，致策妄阿喇布坦骤来侵害，与其将所有牲畜尽被劫掠，或被杀伤，何若预为筹画，以图保固，乃于尔等大有裨益乎？再，为尔等生计筹画，尔等所有交纳与尔主之贡赋，可从减省。其所减之数，朕另赏与尔等之王、贝勒等。此等训谕赏赐减贡之处，皆于尔等生计有益。尔等诚能感戴朕恩，恪遵训旨，固守地方，探听详报，效力行走，不但可以受朕恩赉，亦与尔等生计常有裨益也。

再，伊等互相照应，协同扶助，作何拣选老成服众之人为首，遇有紧急事务作何知会传报之处，著博贝、策伶妄布同遣去大臣详议。可将所降谕旨，明白开示乌梁海等处。再带布帛、茶叶等物赏赐，则乌梁海等处既感恩德，兼知利害，必且输诚效力，而边外之地益固矣。

将此着议政王大臣会同议奏。^①

是日起居注官常保、蒋漈。

（《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》，第 1 编，下册，第 441～443 页）

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 记载和托辉特部管辖唐努乌梁海

根敦，喀尔喀部人，姓博尔济吉特，扎萨克图汗格垓克延丕勒族祖，号额尔克岱青。祖硕垒乌巴什，父杭图岱。世为珙台吉，居和托辉特。杭图岱兄日俄木布额尔德尼，有子额琳沁，以和托辉特兵戕其汗旺舒克，奔厄鲁特，见扎萨克图汗传。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，西近厄鲁特，北近俄罗斯，俗喜斗，乌梁海复错处其间，捕貂射猎，依木而居，纳赋和托辉特，有事则籍之为兵，故和托辉特虽隶扎萨克图汗，实自为一部。康熙二十五年，尚书

阿喇尼奉命赴库伦伯勒齐尔 荏喀尔喀盟，以和託辉特自额琳沁西奔久无主，承制授根敦扎萨克，使领其众。二十七年，噶尔丹侵所部，根敦徙属避色楞额河，自引兵击走噶尔丹将济喇克伟征哈什哈等。二十八年，所部齐巴克塔尔及诺木齐扎朗阿伊尔扎海等附噶尔丹逸走。根敦追执之，收其户畜，乘胜由杭爱山趋阿尔台，斩噶尔丹将察罕台吉及乌尔衮而还。三十二年，遣达尔汉诺颜献捷。先是，上以众喀尔喀内附，独根敦与其族锡布推哈坦巴图鲁为噶尔丹所阻，不得归，根敦复转战数载，贡表久不至，诏遣人间道往喻，令偕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内徙。至是，根敦使至，奏由色楞额河南徙杭爱山。上嘉悦，厚赉其使。三十三年四月，以锡布推哈坦巴图鲁既内徙，根敦弗至，遣官赴图拉河，约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往召之。九月，根敦遵谕至，诏封多罗贝勒，仍兼扎萨克。三十四年，命侦噶尔丹，诏所至备给马。会噶尔丹掠巴颜乌兰，根敦复被阻，居色楞额河。寻移牧齐斯希布。三十五年五月，上亲征噶尔丹，遣土谢图汗部辅国公车木楚克、纳木扎勒属赉书赴额格穆尔布尔哈苏台谕根敦，令协剿。有阿喇布坦者，噶尔丹戚族也，根敦击其众，尽降之。六月，大将军费扬古遣人由齐斯希特、克木齐克往迎根敦。九月，至自博罗罕，请追擒噶尔丹，奖励冠服。三十六年献所降阿喇布坦人户。是年卒。子松津僧格降袭辅国公。

一次袭：松津僧格。根敦长子，康熙三十六年袭扎萨克辅国公，四十三年卒。无嗣，根敦嗣子博贝降袭扎萨克一等台吉。四十四年，所属人穆库尔等请以博贝袭辅国公。谕曰：贝勒根敦子松津僧格曾经承袭辅国公爵，因伊身故，令根敦嗣子博贝以扎萨克台吉管理旗务。今属人又请承袭公爵，朕念根敦从征噶尔丹，懋著勤劳，著加恩即令博贝袭扎萨克辅国公。

二次袭：博贝。根敦嗣子，初授侍卫，康熙四十三年袭扎萨克一等台吉，四十四年袭辅国公。五十四年秋七月，随大军赴推

河防御策妄阿喇布坦。因言：准噶尔不靖，恃乌梁海障之，乞往招，若抗即以兵取，扎萨克台吉济纳弥达、阿里雅及根敦罗卜藏兵俱习战，请与同往。上韪其议，从之。九月，乌梁海头目和罗尔迈率属降。先是，和罗尔迈居吹河，尝以越界射猎为博贝缚献，上有其罪，谕还巢。至是，将遣子瑚洛虎纳请降，博贝至，因迁其游牧赴特斯。冬，和罗尔迈遁，博贝追至呼尔罕什巴尔，执之还。五十六年三月，大军分路剿准噶尔，上知博贝勤慎，谕偕署副都统常关保，由布噜勒趋博罗布尔噶苏，自为一路。七月，败贼众于和特克什哩及额纳特珂克，擒宰桑罗卜藏锡喇布奇尔萨噶勒等以归。五十九年，随征西将军祁里德由额格尔河击宰桑色布腾，降其属二千余，并擒乌梁海逃众四百，封多罗贝勒，籍准噶尔降众赐之。雍正二年正月来朝。谕廷臣曰：朕询贝勒博贝：管辖乌梁海何以资生？据奏，在将军祁里德处借饷一万八千余两，买牲分给，各得产业，今胜于昔。所借项伊自以贝勒俸逐年扣抵。朕思博贝宣力戎行，勋绩卓著，且乌梁海均朕百姓，岂有朕之百姓而借饷于朕之理？所借银两著不必扣还，谕祁里德知之。二月，以撤兵，诏偕亲王丹津多尔济、额駙策凌为所部副将军，留驻阿尔台。寻赐博贝军用正白旗纛。三年，和罗尔迈复遁，由阿哩克窜准噶尔界。博贝遣次子额琳沁由托济邀擒，而自赴克木克木齐克，缉叛党诛之。四年正月，偕策凌赴阿尔台勘界。初，厄鲁特与喀尔喀未构兵时，错处科布多、乌兰固木。噶尔丹既灭，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，故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，皆博贝及来归之厄鲁特贝子策稜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其地。至是，策妄阿喇布坦奏：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，乞还。上弗许，虑伺间掠乌梁海，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防护之。寻谕理藩院曰：朕详思克木克木齐克乌梁海皆博贝等所属，和罗尔迈既已就擒，交博贝抚恤，居之公所，但念此等人向在喀尔喀边外林木中射猎为生，与准噶尔所属乌梁海接壤，又

与俄罗斯连界，宜令博贝等同大臣前往晓谕，令自为预备，以防不虞，著传谕博贝知之。八年卒。子二。长班第，袭贝勒，子青衮咱卜嗣。次额琳沁，封辅国公，子旺布多尔济嗣。后以青衮咱卜叛，诛，旺布多尔济袭贝勒。

（《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》，第 63 卷，
《扎萨克多罗贝勒根敦列传》）

《蒙古游牧记》记载和托辉特部管辖 唐努乌梁海

中左翼左旗：札萨克郡王品级多罗贝勒游牧，格埒克延丕勒族。祖根惇，祖硕垒乌巴什，父杭图岱，世为瑄台吉，居和托辉特。根惇嗣，号额尔克岱青。康熙二十五年，尚书阿喇尼承制授根惇札萨克，领和托辉特众。杭图岱兄俄木布额尔德尼有子额林沁，以和托辉特兵戕其汗旺舒克，奔额鲁特。盖和托辉特为喀尔喀极边，西近额鲁特，北近俄罗斯，俗喜斗，乌梁海复错处其间，捕貂射猎，依木而居，纳赋和托辉特，有事则藉之为兵。故和托辉特虽隶札萨克图汗，实自为一部。及是，阿喇尼奉命赴库伦白勒齐尔，洩喀尔喀盟，以和托辉特自额琳沁西奔久无主，故承制授根惇札萨克，使领其众也。三十五年来归，封多罗贝勒，仍兼札萨克。噶尔丹侵所部，根惇徙属避色楞格河，自引兵击走噶尔丹将济喇克伟征哈什哈等，所部齐巴喀塔尔等附噶尔丹逸走，根惇追执之，收其户畜。乘胜由杭爱山趋阿尔台，斩噶尔丹将察罕台吉乌尔衮而还。三十二年，遣使献捷。先是，上以众喀尔喀内附，独根惇与其族锡布推哈坦巴图鲁为噶尔丹所阻，不得归，遣使间道往谕之内徙。三十三年四月，锡布推哈坦巴图鲁既内徙，根惇仍弗至，复遣使赴土拉，约锡布推哈坦巴图鲁往召之，九月根

惇至，封是爵也。子松津僧格降袭札萨克辅国公，卒，无子，根惇嗣子博贝降袭札萨克一等台吉。四十四年，仍袭辅国公。五十九年，以功封多罗贝勒。是年，博贝随征西将军祁里德，由额尔古纳河击准噶尔宰桑色布腾，降其属二千余，并擒乌梁海逃众四百，故有是封，兼籍准噶尔降众赐之。子班第，孙青衮咱卜，相继袭。乾隆二十一年，青衮咱卜以叛诛，命博贝次子、札萨克辅国公额琳沁之子旺布多尔济袭。二十二年，以功赐郡王品级。是年六月，旺布多尔济随大军由巴里坤擒准噶尔叛贼呢玛于阿尔察图山，谕奖其功。四十六年，诏贝勒爵世袭罔替，郡王品级出缺时请旨。佐领二。

牧地：康熙二十七年，根惇自和托辉特徙牧色楞格河，已复南徙杭爱。三十四年，噶尔丹掠巴颜乌兰，根惇复被阻，居色楞格河，寻移牧齐斯希布。三十五年六月，大将军费扬古遣人由齐斯希特克木齐克往迎之，九月，根惇至自博罗罕。雍正四年，博贝偕超勇亲王策凌赴阿尔台勘界。初，厄鲁特与喀尔喀未构兵时，错处科布多、乌兰固木。噶尔丹既灭，喀尔喀西境直抵阿尔台，故自唐努山阴之克木克木齐克至博木等处，皆博贝及来归之厄鲁特贝子策凌旺布所属乌梁海游牧其地。至是，策妄阿喇布坦奏克木克木齐克旧隶准噶尔，乞还，上弗许，虑伺间掠乌梁海，诏博贝率所部兵千随前锋统领定寿驻唐努山阳特斯地防护之。九年，超勇亲王既败准噶尔于苏克阿勒达呼，驰疏告捷，不列班第名，上恐驻牧被扰，诏顺承亲王锡保传谕班第东徙。锡保奏：遵旨遣询班第，知前因准噶尔入掠，由原驻桑锦达赉东迁额格地，侦贼败遁，由额格至色楞格河，同札萨克根惇等驻牧南北两岸，岭峻林密，兼河流深阔，据要害，可御敌，报闻。

（张穆：《蒙古游牧记》，第 10 卷）